

## 生活形态座谈会笔录

项目编号：I061040419

项目名称：生活形态座谈会

日期：2004年10月26日

时间：13:00--15:00

地区：北京城市

座谈会场次：第一组

受访者特性：

笔录员姓名：陈微

录制磁带数：2

录制录像带数：1

翻译员姓名：

受访者代号：

1:李海静

2:济金山

3:刘丽文

4:杨喜春

5:廉霞

6:佟军

7:张惠明

8:刘鹏

9:刘万青

10:安盈

11:许静

12:徐春玲

13:野靖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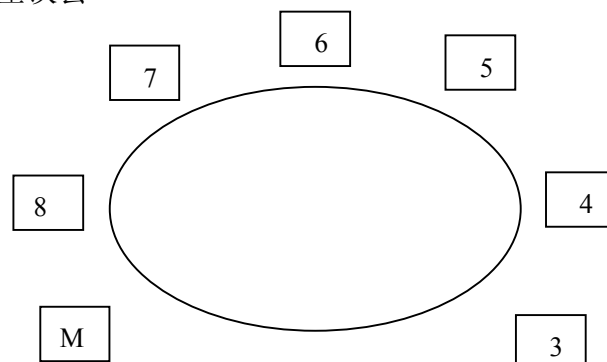
14:于凤鸣

受访者人数：14

主持人(M)：李素萍

研究方法：标准组座谈会

座位图例：



## 正 文

主持人：你们每个人的意见对我今天开会都很重要，为什么来请大家签这个，因为我开这个会呢，是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小组做的一个项目，它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一些数据，一个全球化的话题，那些这个项目在全球许多国家做，我们今天开的这个是代表中国小组的项目，从大家今天发表的意见呢，可以帮助我们对相关的问题有相关的理解，做下一部的定向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那刚刚我们同事也跟大家说了，因为我在这里，我当主持的话，我同时记录我来不及，所以会录音、录像，但这个录音、录像呢，完全不会用于研究之外的其它场合，大家敬请放心，而且我们对个人资料是保密的，不会说，不会把你们的姓名和内容挂钩，肯定不会的，也不会公布于众干什么，这个研究报告最后也只是对我们每个人发表的意见本身做一些概论，做一些总结，不会说谁说了什么话，不会这样子，只能说中国这边的消费者是怎么认为的，他们对于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大家明白这个吧，所以大家不用有什么担心，这一块，大家这个座谈会是自愿的，如果在参加过程中间，如果你们有什么原因，说我不能继续参加了，你要告诉我，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很公开的，那有一些问题，觉得这个问题我实在不想回答，太令人反感，我觉得回答很不舒服，那你也告诉我，我也不会强迫你的，那我们强调一下，开会就有开会的原则啊，其实大家都是我们请来的一些用户的代表，那你们的回答，你们的意见对我很重要，这个东西我准备了一些话题，那这些话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只要把你的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就行了，你怎么看的，就是你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我也很欢迎你们说出来，因为它是没有对错之分的这个答案，好吧？我最重视的是你们自己的、真实的意见就可以了，有些话题可能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有些话题你们只是听说过，那都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懂，但感觉好像是怎么样的，不一定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都可以说，那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然后我控制一下时间，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开会之前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呀，对这样的一个介绍，有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担忧、有什么顾虑，大家都可以提，有吗？没有啊，那么大家的手机都关了吧，或者调成振动，不然我们人这么多，开个会，如果每个人都去接个电话，这会就没法开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素萍，我就是在这家市场研究公司工作的，那我经常跟大家一起开会，只是谈的话题会有点不一样，好吧，我想请大家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不一定要说你的全名了，就说一下你从事什么职业，很快的过一下，因为我们人比较多，谁先来，简单说一下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就行了？

许静：那我先来，我叫许静，认识大家很高兴，我的工作就是外资企业办公室主任。

主持人：好的。

张惠明：我叫张惠明，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中央空调，今天这个有点热，开开空调或者是把门打开。

主持人：其他人可以介绍一下，其他人呢？

刘鹏：我是刘鹏，主要从事的是综合部嘛，管理的东西比较多，整个公司的后勤吧。

主持人：好嘞，其他人呢？

济金山：大家好，我叫济金山，在一家外资的服装厂生产部工作。

主持人：好。

刘丽文：大家好，我叫刘丽文，我在国企做科员。

主持人：好。

于凤鸣：大家好，我叫于凤鸣，在一家大型的物流公司做管理工作。

野靖春：我姓野，这个姓比较少，在一个综合公司做一些人事的、行政啊。

主持人：好。

徐春玲：我叫徐春玲，在一家宾馆做行政工作。

许盈：我叫安盈，在北京通信公司做主管。

刘万青：我叫刘万青，我是海淀商委的，做商业的。

佟军：我叫佟军，我是做专业音响的。

李海静：我叫李海静，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

杨喜春：我叫杨喜春，是售后，做仪表售后服务的。

廉霞：大家好，我叫廉霞，我在尤妮佳公司，就是苏菲那个。

主持人：好的，大家都介绍了吧，简单介绍了一下，知道今天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是什么人，那有一点是注意就说，一会儿我们说话声音大一点，否则我们每个人，这边到这边挺远的，听不清啊，而且也不用腼腆，大家很自由地交流，你们有什么话就尽管说，不要他先说吧，我想一想，你想到了就先说出来，因为是一种很轻松的交谈好吧，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然后大家尽量能在一起交谈，这样最好了，好，我们正式开始座谈会了，今天我们大家可能知道，会谈一些，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们听到隐私这个词，你会，你脑海里第一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先不要回答，大家手头都有一根笔，一张纸，你把你的第一想法写出来，如果你听到隐私这个词的话，你听说这个词，我们不讨论，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写完了吗，那好，隐私写完了。

当你听到安全这个词，你的脑海中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大家水喝完了，这边可以接啊，写好了就把笔放下来，我知道多少人写完了，然后就可以开始了，那大家听到隐私，你们在纸上写的什么？

徐春玲：我写的是秘密。

许静：个人的秘密。

张惠明：我写的是不便于让别人知道的个人的事情。

廉霞：私人的秘密。

杨喜春：个人的秘密。

主持人：有不同的意见吗，他们说的基本上相似，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

许盈：我写的是只有自己独享的事。

野靖春：我写的，他们一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主持人：一样还是不一样？

野靖春：不一样。

主持人：没关系呀，大家的意见尽管发表？

野靖春：我可能跟他们理解的不一样，你第一想的，第一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可能是你问的是一件比较具体的事。

主持人：我是需要各式各样的答案？

野靖春：我第一个习惯的，要是反应在脑子里的是性关系，比较隐密一些，我第一想到的是这个。

主持人：好的，我觉得野女性跟别人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别的还有补充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隐私你会想到什么？

李海静：自己的秘密。

主持人：我们刚才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事情啊，这个都差不多的，还有性关系，还有想到什么？

许静：首先是一个词语。

主持人：让您想到什么？

许静：个人的秘密。

主持人：于先生呢？

于凤鸣：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强调在个人上，不想说的事情都可以称为隐私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也可能是代表我公司的。

主持人：公司的利益也算，还有没有补充吗，大家觉得对于隐私的认识的话，你会想到什么？

佟军：别人的秘密。

主持人：自己的秘密和别人的秘密啊？好，那安全这个词你们刚才想到了什么呢？

许静：我写的是生命的保障。

徐春玲：我写是稳定、可靠。

张惠明：我是没有任何危险。

主持人：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刘丽文：也就是有保障的，人身的保障。

济金山：公共场所的安全。

主持人：杨先生呢？

杨喜春：我写的是社会上的保障。

主持人：于先生呢？

于凤鸣：我认为叫自由空间。

主持人：你是这样想的，其实通常有的人是把隐私看作是一种价值，我不知道大家对价值这个词是怎么认为的，你认为价值是什么东西呀？价值这个词，没关系了，我们现在没有写的任务了，价值大家怎么看的，有的人说自由平等啊都是一种价值，价值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刘万青：被人承认的，我认为价值的范围挺广的，我觉得就是能力方面的体现。

佟军：还是自己的能力吧。

主持人：价值你们觉得是什么？

刘鹏：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自我认同。

主持人：女士呢，刚才先生们说了许多价值的？

许盈：价值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词，它各方面都可以摆出它自身的就是，怎么说。

许静：人员素质。

主持人：人员素质啊，还有什么？

许静：范围很广，方方面面的，有经济价值，还有像刚才说的，成功啊，人员素质的价值。

主持人：那如果说隐私也是一种价值的话，那是因为什么呢？

张惠明：那是对一些社会上一部分人吧，我觉得啊，社会上比较小的一部分，比如一些

人的隐私啊，花边新闻啊，这个就有些报刊呀，小杂志呀，好像暴光似的，其实也仅此这么点价值。

主持人：你觉得隐私可以暴光，你觉得这么点价值？

张惠明：你比如说对于一些公众的人物，不下面的人物啊，总要好像，因为代表是人嘛，了解不下面的，或者说不在于公共场合出现的。

徐春玲：我觉得像有钱的、有权的，他也不光是负面的价值，他也有下面的价值，加上一些名人啊，他出席一些场合，就可以提升这个，比如说他的发布会啦，提升他的产品价值，正面、负面都有，但是首先一点呢，他不是普通老百姓。

刘鹏：我觉得也不一定嘛，安顿写了一本书，就说《隐私》啊，就是把普通人的隐私拿出来之后出了自己的书，他也可以获利，这也是一种价值。

主持人：你们更多的是。

刘鹏：我觉得这种价值是不太道德的。

杨喜春：价值呀就是一个空间想象，你认为这个人有价值就有价值，你认为没价值那就没价值，凭你想象，比如说一个演员啊，唱歌唱的特好，你觉得他唱的特好，你觉得他有价值，但是暴光出来之后他就没价值了，对你自己来讲他还是有价值的。

主持人：大家是不是把隐私和宣传，利益价值都连在一起了，有没有别的理解呢？

于凤鸣：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理解的是，隐私作为价值来讲，能够引起对方感兴趣的隐私，就是有价值的，对你不感兴趣，这个产品再好，对我没用，没有价值，我是这么理解的。

刘鹏：我觉得要是把，你这种形式来说，如果跟商业联系在一起的话，那我说商业机密，窃取这种东西的话。

主持人：你是觉得道德方面，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就希望像刘先生那样，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啊，而且你不用担心说，我自己说的对不对，这个应该让大家知道，你们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对的，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你要说出你的意见，好吧，所以我要求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其实在我们调查中间啊，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话题，比如问人家是否日常生活中拥有的隐私是不是比五年前少了呀，如果把这个问题，问你们，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跟五年前相比，你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的隐私是更少了么，还是？

李海静：多了吧应该。

主持人：你有更多的隐私了，别人怎么认为，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跟五年前相比？

于凤鸣：多了。

许静：我也认为多了，越来越多了呀。

主持人：你们为什么说拥有的隐私越来越多了呢？

李海静：因为像我吧，今年25岁，要是五年前，我刚毕业，刚20，我有什么隐私呀，学校那点事，现在呢步入社会了，也参加工作了，然后阅历也多了，然后那个生活经验也多了，就这些，不能说隐私吧，好多事我不想说的，应该算我自己的秘密。

主持人：李小姐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好像好多人都说多了啊？

刘鹏：你问的意义是不是在现在通讯比较发达的情况下，用通信暴露了个人的隐私了。

主持人：你是怎么理解的？

刘鹏：你问出来的方式，其实我感觉是这样。

主持人：要不刘先生呆会儿说啊，他们几个刚才说是多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说隐私多了？

于凤鸣：刚才讲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刚才李小姐也说了，生活阅历的增加，个人追求目标越来越多，不管达到也好，没达到也好，可能是我自己想独占的，有有一些什么希望，这些是不能分享的，这些不能分享的越来越多了。

主持人：刚才我听李小姐，他们俩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讲的更多的就是说，我自己个人的隐私可能慢慢会多起来，这是这个意思，刘先生你想说明的是什么意思？

刘鹏：我想说明的是，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多，也无所谓少吧，有些东西也许是隐私，就感觉上是隐私，但是也跟其他人一样会说，但这个人的关系可能是不太会一样的，我倒觉得多少不是太明显吧。

主持人：那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如果说你不是说阅历的增长，这方面来看，如果说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跟五年前相比，现在我们能拥有的隐私是多了还是少了。

刘鹏：隐私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我也不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

主持人：假如说你的隐私差不多的话，假如我的阅历没变，年龄也没长，你觉得五年前拥有的隐私跟现在拥有的隐私多还是少了，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于凤鸣：实际上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看对大家有没有什么联想的作用，我认为隐私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如果从这方面来想，是五年前的权力多了，还是五年以后的权力多了。

主持人：那你怎么理想？

于凤鸣：那我觉得五年以后的权力肯定多了，权力多了那我的隐私就多了，为什么刚才我讲呢，隐私是我自己的权力，就像刚才刘先生说的，空间有，但是能不能保住是另外

一回事，他可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我的隐私，但说与不说是我的权力。

张惠明：而且这个隐私呢，是随着时间跟空间在变，它的内容也在变，这种可能有可能越来越丰富，10年前我个人认为是隐私的，不想让人知道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有可能就无所谓，空间也在变，为什么呢，比如说吧跟好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发小啦，或者是十年以上的哥们啦，有些话呢对别人不说的，有可能大家一起喝酒哇，聚会呀，高兴就说出来，不管是出于自己的经历呀，笑话什么的。

主持人：好的，然后我刚刚提了几个问题，我想给中间几个，留点机会给他们说，我看他们都没有机会说话，就是如果假如五年前跟现在的隐私一样多的话，但社会的环境和科技的发展等等，都会导致你的隐私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我请中间的几位要不先发言，你们觉得呢，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有隐私的话，在五年前的环境中，和现在的环境中，你们拥有的隐私是更多还是更少？

刘丽文：我觉得更多了，因为经历的多了。

主持人：如果我们经历是一样多的话，你能够拥有的，在这个社会环境下。

徐春玲：社会还不一样呢，社会也在进步啊，而且越来越复杂，如果说都在停滞不前，因为周围的环境也在变化，周围环境和社会都停滞不前。

主持人：刘先生呢，明白我的话题吧。

刘鹏：我觉得是有诱导目的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保护隐私的能力越来越低。

主持人：你觉得是越高还是越低？

刘鹏：我觉得是越来越低，因为从各种网络啊，电信呀，各方面的发展真的是比较发达。

张惠明：我再说一句，他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就是过去开车，这个晚上比如说，九十点钟以后吧，红绿灯我就过去了，但现在有电子眼，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比五年前的隐私当然是少了。

主持人：那大家现在举例子，比如红绿灯在街上安电子眼了，以前就没有，你们能举出别的例子吗，哪些场合，哪些情况下我的隐私，以前可能不需要被暴露的，现在会暴露了，以什么例子吗，这样啊，我们给其他人说话的机会，你们有什么例子吗？

许盈：像我们单位也是，原来都没有装什么监视器呀，现在就都装上了，一般上班的时候你在做什么都看得见，在微机里面。

主持人：有办公室，有微机，还有街上的红绿灯，宾馆，还有哪些？

佟军：商场，银行，写字楼。

刘鹏：小区里，电梯里，现在算得上是公共空间的地方都有这些东西。



许盈：像这就有。

主持人：这个刚刚我跟大家说了，因为我记录来不及，但是也不给大家造成什么危害，那好，刚刚大家谈了一点点关于隐私的问题啊，我不知道目前你们担心你们的隐私问题吗？你们担心自己的隐私问题吗？

刘丽文：不太担心。

主持人：刘先生呢？

杨喜春：不太担心，应该不算太担心。

主持人：你们其他人呢？

刘鹏：我担心，如果说你的个人资产，如果这个隐私被公之于众，肯定对你有影响啊。

主持人：个人资产。

佟军：你看看我的，比如说我的帐号，我的存折，就是我不愿意被人知道的，它应该不知道，我要是不愿意说出来，应该算一种隐私，对我来说。

于凤鸣：就是咱们在ATM机取款的时候，他就偷装了一个。

主持人：这个做事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去管它呀，我们先问问大家呀，刚才有几个人表态说他们不太担心，自己的隐私问题，你有点担心，你们几位呢，担心自己的隐私问题吗？

徐春玲：我不担心。

刘万青：我也不担心。

许盈：公共场合一般没什么担心的，如果有能避免的尽量也就避免了。

主持人：那基本上大家是不怎么担心啊，有个别人会担心，那你们有没有做哪些事情去保护自己的隐私呢？刚刚好个于先生说我去ATM机上取款，我不会告诉别人我的帐号等等，你们还会去做其它的事情吗，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张惠明：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什么不能让人听了，我也怕干扰别人。

于凤鸣：实际上我就这么认为呀，所谓的担心与不担心在你知情与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你不知情，你就不担心，你要知情你就担心，你看我看了一个报纸啊，美国现在因为反恐，70%的正常通话都要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中国也有，只不过咱们不属于公众人物，可能不会监察到你，如果你是名人了，只不过你不知道你不担心，你要知道的话，有可能，开句玩笑的话，你在跟你什么人在通话，小蜜通话的时候。

主持人：于先生这是自己的看法，是为什么担心的原因啊。

于凤鸣：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就在国家一个什么，我也不说了，所有重要部门的公

司，他发的传真和邮件，发出传真以后都有专门的部门做记录，你能说你不担心吗。

主持人：那可能是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杨喜春：担心不担心呀，主要看你自己，你作为一个老百姓，没什么可担心的是吧，你打手机、发传真没什么可担心的，要是名人或老总什么的对不对？

主持人：我们是老百姓，我可能就不是很担心，但是很个人说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大家，除了刚才说的这几点，你们还做什么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刚才你们说密码经常换呀，打电话小心一点呀，然后帐号不告诉别人呀，还有哪些方式是你们做的？

于凤鸣：我再给大家提一个，因为我在企业里做管理，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都需要提供简历的，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吧，可能杨先生你到我这里应聘，所有的资料都留在我这了，录用则矣，不录用这些资料是不退回的，别的无所谓，您的身份证复印件在我这，我要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人员，我把这个扔在纸篓了，每个公司都这样，你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外头流传，就被有些非法分子，他把身份证复印件做一个假身份证，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全都一样，他用盗用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做违法的事情，最后公安局查出来之后，就会追究到你那。

主持人：好的，于先生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有可能您工作的，跟我们的工作背景都不一样，我们今天在坐的，所以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是不同的，那有可能我的看法和你们都不一样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这样，反正我们明白你的立场了，我就想问大家你们怎么去保护你们的隐私，我们还接着刚才的话题，因为我们有好多话题，如果这个话题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谈不完了，大家去，我们这边的人要不先谈谈吧，你们平常去做什么事情去保护自己的隐私吗，还是说我什么都不做的，有吗？

野靖春：我什么都不做。

主持人：要不我让他们先说吧，他们的说话机会比较少。

徐春玲：自己家里的隐私都注意保护，平时对外公众的就按照原则去做，你像开车都有电子眼，那你就不要违章就是了。

主持人：公共的正常去做，家里的隐私自己去注意保护啊，你们怎么看呢，做什么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许盈：你就像那种取款的，我一般都是去银行拿着存折去取款，就怕有时候有什么。

主持人：许小姐呢？

许静：跟她们差不多。

主持人：这边呢，做什么事情保护自己的隐私，还是说我都不在意的？

廉霞：我跟她们类似。

主持人：哪个，她们俩个不一样？你直接说你的情况吧。

廉霞：我也是家里的该注意的注意到了，社会上的就是遵守。

主持人：通常大家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和你们隐私有关的一些问题？哪些途径会知道呢？

张惠明：我说，有一些什么楼宇哇出租、销售哇，往我手机上打电话，实际上我跟他们没有过任何接触。

刘万青：还有一些假证件呀，航空机票这些。

主持人：这也能找到您是吗，就是您的手机号不知道怎么不小心就被人家拿到手了？

张惠明：也可能他不是说知道我这个人，就是随机的。

主持人：那觉得这个是。

张惠明：但是很麻烦。

杨喜春：我看电视上好像报道过，有一家公司啊，专门找这个电话号码，如果你要是找这个人，他千方百计地能给你查着，这个人干什么的，手机，电话，所以对于隐私来讲，你说你有什么隐私。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们每个人想的是自己，我们考虑自己隐私的时候，你在什么场合能想到自己的隐私呢？哪些场合下。

杨喜春：在商场就考虑到钱了。

主持人：在商场是钱，然后银行是卡，还有什么场合让你想到，这个跟我的隐私有关呀，什么的，怎么会让你想到，哪些场合会让你想到？

刘丽文：上网跟人聊天的时候。

许盈：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打电话的时候。

主持人：你们平常跟家人、跟朋友谈这些话题吗？隐私的这些话，谈过这些话题吗？

刘万青：很少。

张惠明：但实际上大家每天都在做，不管是在座的也好，家里人也好，你晚上天黑就挂窗帘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不管住楼住平房。

主持人：那在过去五年之内呀，刚才谈了很多隐私的话题，还有对隐私的观点对吧，我们希望每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通过这次谈话，暂时改变了，暂时改变你的观点，在过去的五年之中啊，这些关于隐私的你的观点有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有变化吗？在过去的五年之内，关于隐私方面的观点？

刘万青：想法改变一些，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单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接触的事物比较多，对隐私方面更全方面的了解。

主持人：想法更多一些了，其他人呢？

野靖春：我跟他的想法正好相反，我倒觉得五年以前可能是考虑到的隐私呀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觉得好多东西过去都觉得是隐私的，现在都可以公开了。

主持人：比如说呢？

野靖春：比如说我孩子学习不好吧，过去我不好意思说，我现在可以公开地说我这孩子怎么学习不好，考试不及格。

主持人：为什么现在觉得无所谓了呢？

野靖春：现在为什么觉得无所谓呢。

主持人：或者是为什么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不会像以前一样不敢说呢？

野靖春：可能是老不及格，我也习惯了吧，就不觉得当回事了，再一个孩子也大了吧，好像老说他不及格也皮了，不太在乎，这是个小例子子呀。

主持人：那么有点习惯的感觉，其他人你这个隐私，刘先生你刚才为什么说你的观念这样的变化？

刘万青：因为比如上学的时候吧，也都有隐私，比如说某件事情吧，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就说不那么复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东西吧，可能考虑很多方面的事情，是否说还是不说，还是在一念之间的事情。

主持人：觉得很多事情就不想说了这样？

刘万青：对。

主持人：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变化呢？是什么原因现在有更多的原因不想说了？

刘万青：一是工作方面，二就是朋友方面。

主持人：其他人有什么变化吗？你自己的观点，这些有没有什么变化，是些什么样的变化？

济金山：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复杂了，你看我们那老板是一个日本人，他总是频繁地换司机，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才知道，他不喜欢能听懂日本话的，所以说你有时候能听懂一点呢，也装得不懂，乱七八糟的事挺多的，所以就特麻烦。

主持人：您自己呢？如果谈谈自己呢，你自己的观点有什么变化吗？来，刘小姐。

刘丽文：我觉得现在隐私有点公开化了，比如说在五年之前吧，我找朋友哇，不是愿意说，现在就不一样了，互相之间可以谈一些这些事情。

主持人：为什么这样的变化呢？

刘丽文：我觉得跟社会的变化有关系吧？

主持人：社会是什么变化呢？

刘丽文：往前发展吧，然后讨论这种事情的人可能很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比较频繁了。

主持人：媒体的宣传呀，各方面，见识也多了，觉得这些事情都很正常了？

杨喜春：隐私呀看是什么方面的，对朋友来讲可能就没有隐私，对社会来讲可能就是有隐私，所以你看对某方面的。

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听他说的，刚才刘小姐说的，媒体上经常暴光这个，暴光那个，注意到我的，现在对事情可能看的更开一点了，不叫隐私了，司空见惯了是吧，你觉得这个媒体，电台、电视，报纸、杂志上各种信息对你们的隐私的观点，这方面有影响吗？

于凤鸣：非常有影响。

主持人：是怎么样的影响呢？

于凤鸣：那些媒体报道，在一段时间内引导人们的思想。

主持人：引导思想？

于凤鸣：你看名人都那样，老百姓更得那样。

野靖春：我同意这个观点，确实是这样。

主持人：通过媒体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无所谓的？

刘鹏：我觉得要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的话，社会在改变，你的思想，现在没准就觉得不再是隐私了，觉得整个阅历的增长是不太一样的。

野靖春：这个很对，社会的改变，我们是怎么知道社会的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他讲的，社会的改变靠舆论，靠宣传，这样的让我们知道了社会在改变。

主持人：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对隐私的观点呀，会不会跟9.11那件事情联想起来？

于凤鸣：没有吧。

刘万青：跟那个没关系。

主持人：你们在隐私上，大家有没有说，我们的隐私曾经受过严重的侵犯，有吗？

14：轻的有，严重的不多。

主持人：那我们说严重的大家没有，有没有人受过轻的侵犯的，于先生说有，你们有吗，说我的隐私受到侵犯的？

济金山：随时都有。

主持人：你说呀？

济金山：现在通讯方便，什么时候都能找到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哪，不想跟他说。

主持人：其他人呢？

佟军：我原来身份证就很随意嘛，一个外地人吧，公司一个外地干活的，用我的身份证买了一部手机电话，他打长途，我不知道，后来就给打暴了，打暴之后呢老找我呀，就从那一次，包括我的身份证等等，就是戒心比较大，包括坐飞机、坐火车，出去上哪呀，好多事。

主持人：通过这件事你就比较重视，其他人呢？有过隐私受到侵犯吗？

刘鹏：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算很大吧，我原来的一个公司里做，因为这个公司里有很多客户嘛，当时是存在电脑里，我们电脑是每个人一台，有密码的，当时使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戒心比较重，搁在里头，我们都把它拷走，拿笔记本都拷走，都带走或者再带来，有一次，因为时间长了，人都比较熟，对这件事情就比较淡了，然后后来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手里的很多客户全都没有了，肯定被公司的人拿走了，但你又不知道是谁，就说这种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批客户都是比较厉害的。

主持人：所以刘先生是有这样的经历，其他人有这样的经历吗？于先生刚才说有啊？

于凤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进来那些朋友是不是都让，我就这么说，公司查了一下身份证，我想问一下大家，身份证什么人才可以查，只有公安，这是见怪不怪，太平常的事情了，街道那老太太拿户口本，拿身份证。

张惠明：宪法规定的，只有公安局。

主持人：宪法规定的啊。

于凤鸣：所以有些事情啊，是合情不合法。

主持人：那我刚才说的是生活中的一些隐私，还有别的吗，有工作中的吗，有没有你的隐私被政府给侵犯了有没有？

野靖春：要单指隐私呢，被政府侵犯我觉得范围比较窄，但是属于个人的一些，公民的一些合法的权益，政府侵犯的比较多。

主持人：那我们就先谈隐私，合法权益可能下一部分再谈啊，那在工作场所中有没有被侵犯的例子呢？工作中。

许盈：我不知道这个说，也是我经历的一个事，就是也是公安局呀，拿着什么介绍信呀，因为我不是通信这方面的嘛，就到我们那去查，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打了什么具体的电话什么的，因为一般这个是不给对外查的，这种的政府机构，因为他办案呀要求我们

去配合，这也不知道算不算。

主持人：安小姐觉得公安局办案要配合提供一些信息，其实一方面你的隐私就提供了是吧，但是你也同意他这样去查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侵犯你的隐私是可以妥协的，就说你提供点隐私你也能接受的？哪些情况下？

李海静：政府出面的。

许静：国家公安机关部门。

主持人：什么情况下你觉得你的隐私是可以妥协的？

杨喜春：像说身份证吧，必须到司法部门，但是现在到银行存钱，不是规定嘛，必须用身份证，再一个你住宾馆都得用身份证。

主持人：那些这个你能接受吗？

杨喜春：那你要是没有身份证，有一次出差去焦作，正好是那个非典，凡是北京来的，一律不让进，那你怎么办，我有身份证。

主持人：那隐私你谈到住酒店要出示身份证是吧，但这个法律上规定你不许看我身份证的，那这种情况你能接受吗？

张惠明：这个事情还没明确呢，但我想可能啊国家的司法部门可能是。

主持人：那比如说像我们公司这种情况吧，就是说他是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就是说确保每个人是本人，不要找其他人，不要随便找个人过来。

李海静：这个好像不是，这个酒店、前台我们等于是旅游行业，就是说可能他是要求查身份证，但是前台没有说查身份证，你只要身份证登记就行了。

主持人：这个不管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有的情况下确实要身份证啊，或者是信用卡，你觉得这种情况你愿意把身份证给他看吗，你能接受吗？

许静：现在看身份证太普遍了，很多地方都看身份证，来的时候已经通知你要带身份证了，这个是有备的。

主持人：你觉得能接受吗？有通知的，有准备的就能接受是吧，其他人呢？

徐春玲：宾馆登记是公安部门定的，是合法的。

李海静：如果有通缉的话，会传达每个酒店，到时候你前台会查，有没有这个人入住。

张惠明：即使不是这样，国际上，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不算什么，因为我开车，我对交通警察吧，逢年过节之前他要随机抽查，就说拦住我，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什么都没有，一个是查酒后驾车，再一个呢把我的车牌号一输，他可能是不是，有没有违章，或者忘交养路费呀，这种情况比较讨厌，就是我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科技比较发

达了，完全可以设置人为在路边也好，扫描这个车牌号，扫描车牌号的话，你完全不能拦人家，这个车有没有没交养路费呀，肇事逃逸呀。

主持人：他的这种方式是做一些好的，但是这个方法太让人不？

张惠明：不人性化，耽误我的时间。

主持人：我们大家忘记这个酒店了，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有些行为，你什么情况下可能我是可以妥协的，我是能接受的？

徐春玲：有些看病呀，大夫问你的病情，配合你的治疗。

主持人：还有别人什么吗？还有什么情况下能够接受？

刘丽文：我觉得提前让我知道的，提前告诉我的，还有一些就是。

主持人：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就像张先生举的例子吧，在晚上过红绿灯的时候，你觉得这种情况能接受吗？

徐春玲：我能接受。

主持人：你能接受吗？

刘丽文：我能接受，因为这是交通法规吧，就是控制你守法的。

主持人：那在社会中有没有存在一群人啊，他们的隐私更容易受到侵犯？

张惠明：名人。

李海静：有钱的人。

野靖春：我倒是觉得最穷的人越容易受到侵犯。

主持人：你们觉得呢？有钱的，还有穷人？

廉霞：我也认为是有钱人。

主持人：为什么这些名人更容易受到侵犯？

廉霞：媒体关注他们。

主持人：为什么野女士觉得穷人更容易受到侵犯？

野靖春：我举一个例子呀，就是我那个老公公，90多岁了吧，出了一次车祸以后呢，给他找了个保姆，结果没过几天呢保姆就被收容了，被收容实际上我们已经给这个保姆办了很好的手续，就是暂住证，身份证什么都有哇，就在老公公睡觉的时候，她去门口走了一圈呢，就被公安局给带走了。

主持人：为什么呢？

野靖春：就说她是外地人呀，身份证和暂住证全都出示了，结果把她的身份证给没收了，把暂住证给撕了。



主持人：您觉得她的隐私受到侵犯了？

野靖春：对呀，其实这个，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人，这种最低层的人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怎么说呢，我要走在马路上，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遇到过有人要把我收容的情况。

主持人：你觉得这是个人权的问题啊，野女士可能觉得这个人要干嘛干嘛，侵犯人权啦，好的，我们再往后看，在今后的五年中啊，你们认为有多大可能你们的隐私会受到侵犯呢？大家估计一下，在今后的五年内有多大可能，隐私受到侵犯？

徐春玲：我觉得受到侵犯，我也没有什么，除非我家里那点事，我自己注意保护起来，银行注意自己的存折，身份证这些事，其它的我没有什么，暴露了也无所谓，知道也无所谓，一家三口，主要就是孩子的问题，家里这点财产。

野靖春：我也是这个观点。

主持人：其他人有什么顾虑吗，今后五年你觉得个人的隐私可能会受到侵犯吗，可能是什么样的侵犯呢？

杨喜春：我觉得不会。

主持人：其他人，你觉得呢？

佟军：不好说，五年以后什么样啊，说不好。

李海静：说不好。

主持人：现在往后看你觉得？

杨喜春：五年以后买车了，车丢了，存钱时别人通过无线也能查到你的密码。

主持人：科技发达，能不能通过无线查到你的密码？

杨喜春：对呀，这都不好说呀。

主持人：我听你的这个口气，你觉得方法更多了感觉？

杨喜春：我觉得好像更多了。

许静：现在网上购物被窃的非常多，我们公司就有，网上购物可以让他送货上门，有一个手续费，窃取密码，帐号。

刘鹏：现在有一个软件。

张惠明：像黑客窃入了银行系统的话就完了。

主持人：那你觉得往以后10年间，你们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危害是越来越大了，还是越来越小了？

张惠明：我觉得越来越大了。

佟军：就算越来越大，我觉得无所谓。

主持人：有可能越来越大啊？

徐春玲：我跟那位先生一样，可能是越来越大，将来通讯太发达了，科技发达。

主持人：别的有什么补充吗，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威胁越来越大吗？

刘鹏：肯定是越来越大，就像演的那个《手机》一样，就是做人要厚道就行了，就说科技越来越发展的话，有很多东西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这样，要是政府要监控你的话很容易，说监控就监控，那你没有权力反驳。

主持人：你觉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政府做什么你也能接受？

刘鹏：再有一个就是工作上的许多事情，有可能，我觉得就说，工作的范围是最重要的，很多东西的话是经常丢失的。

主持人：你觉得那个，再往后，以后什么信息就不变得私人化了，现在可能很私人化，但是以后就不那么私人化了，有哪些信息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明白我的问题吗，就是现在有些信息是很秘密的，很私人的，但是以后你觉得这个可能就无所谓了，不再私人化了，有这样的信息吗？

刘鹏：我觉得两性关系吧。

主持人：还有呢？

许盈：比如单位有些别人做不了的，你自己能做，你一人能那什么的，要是过几年别人可能都会了。

主持人：觉得这种技能的一些，啊，有没有哪些，不管是信息，还是个人的秘密，或是哪些方面的信息呀，你现在觉得自己拥有的，以后可以公开？好，那我们说这个，如果让你挑一件事情的话，你觉得对你以后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张惠明：高科技。

主持人：高科技？

佟军：监控系统。

许盈：通信。

主持人：为什么觉得，这个怎么看呢，为什么这样说呢？

野靖春：因为这些都是一种手段，会威胁到个人隐私的就是手段，现在手段比较落后，威胁的当然就要差一些，现在像刚才他们讲的监控啦，窃听啦，这些越来越发达。

主持人：那手段越来越发达，会广泛地运用吗？

野靖春：就是因为广泛运用，所以威胁就大了，个人不可能，个人不能抵抗这些威胁。

主持人：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啊，电子呀、电脑等设备这些相关设备的依赖性有多大，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用的多吗？

刘鹏：电脑现在是百分之百依赖的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主持人：刘先生用的特别多啊，其他人呢？电子和电脑的设备用的多吗？

许静：天天用。

主持人：是每个人都天天用吗？

刘丽文：公司比较多吧。

主持人：你们呢？

李海静：在公司家里都用。

主持人：都天天用啊，大家要告诉我，要不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你呢？

济金山：我也是天天用。

主持人：天天用啊，天天用电脑啊，那你觉得电脑会不会影响你的隐私呢，对你的隐私有影响吗？

刘鹏：就网络来说是有影响的。

主持人：网络是有影响的，其他人觉得呢，有影响吗？

刘丽文：因为你做什么电脑上必然会留有记录什么的。

主持人：电脑上有记录，电脑本身就把你的一些，其他人觉得，电脑对你的隐私有影响吗？你们觉得这个都，说的都很有信心呀，很有把握是吗？有证据吗？

佟军：这电脑，我们公司在这帮孩子呀，因为我在外边，老总也不在，他老上那黄色网站，这公司不让呀，上网聊聊天也就得了，或者游戏，很容易就查到了，一敲就知道了。

许静：在服务器那就知道。

主持人：服务器那能查，刚刚刘先生就说的上网，网络，上网有网址呀，就能查□电子



有多大，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用的多吗？

刘鹏：电脑现在是百分之百依赖的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子和电脑的设备用的多吗?





天天用。



天用吗？

刘丽文：公司比较多吧。

主持人：你们呢？

李海静：在公司家里都用。

主持人：都天天用啊，大家要告诉我，要不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你呢？

济金山：我也是天天用。



私鹏：对，这是高科技带来的。

主持人：所以电子邮件你也觉得不太安全？

刘鹏：对，要不你提安全，安全就是病毒，病毒对我们来说太那什么了，因为我们公司天天就挂在网上，你要是有一点东西的话，我的各种杀毒软件都是不好使的，不是最新的。

主持人：我刚才听好几个人都说每天挂在网上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所有人都这样，还是说每星期用一次电脑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人吗，或者是，有吗，大家都是一样的吗，大家八小时都是挂在网上？

徐春玲：我不是。

主持人：你是多长时间？

徐春玲：我是没准，晚上有时候看看新闻，有时候上网。

主持人：其他人有没有说，没有他们用的那么多？

野靖春：我没有他们那么多，但是我每天都上网。

张惠明：我不是24小时。

主持人：你呢？

廉霞：我也是，不像他们似的天天挂在网上。

主持人：有几个人是天天都挂在上面的，长时间，一天八小时以上，有的人就是一会儿，那可能上网的时候，经常用电脑是上网嘛，有的时候是工作，有的时候是上网，上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去做什么保护你的隐私呢？知道吗？

野靖春：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种意识。

主持人：上网大家知道做什么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吗？

刘丽文：删除一些历史记录，安一些软件。

许静：设密码。

主持人：在上网的时候还做什么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刘鹏：在上某些网站的时候，需要登录注册的话，有些东西是不能写的，就是上网登录的条款，一些东西呀，牵挂到身份证乱七八糟的。

主持人：那些你会填吗？

刘鹏：只要不是必要的。

主持人：不必要的就不做，那一般假的是什么意思呀？

李海静：假名字呀，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名字。

主持人：你一般用假名字保护自己的隐私啊？

野靖春：我不是，我用真名字。

李海静：我觉得像QQ那样的，你都可以用假名字，无所谓的。

野靖春：要真正注册网上会员，有些的话是要求用真名的，尤其是网上购物。

主持人：就是用这些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啊，其实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点点，现在的手段这么多了，又是监控，又是这样那样的，你觉得公司呀，政府在这个监控，虽然手段肯定是不停在发展，公司和政府在运用这些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他们用的越来越多吗，还是没有变化？技术在发展的。

佟军：越来越多了。

刘丽文：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多了。

主持人：比方说？

李海静：比方说像探头吧，以前我们公司只有一个大的机房有60多人吧，就怕那些吃东西呀，玩游戏呀，然后那里面有两个探头，然后公司今年吧，哪个部门门口都有一个。

主持人：为什么今年会多这么多呢？

李海静：因为我们公司等于是人太杂了，然后业务员有的时候在公司，有的时候不在公司，然后还往里面带人，人员太杂了，所以就是，而且还有像周六、周日一般的都不上班，有值班的，所以就是说人员太杂了。

主持人：所以公司就加大力度去搞，其他人觉得公司或者政府呀，在应用这些技术的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刚刚李小姐举了他们的例子呀？你们觉得有变化吗？

于凤鸣：有变化呀，刚才验身份证的时候不就是参考吗？可能在坐的，我这个是新身份证，实际上有十几种信息，都输入进去，都不知道。

主持人：你现在用的是新身份证，等于这也是政府采取的措施？

于凤鸣：可能再过十年的话，像张先生说的，连你具体的个人收入啊，包括银行的信用卡号都输入进去，等于是一卡多用了。

主持人：你觉得为什么有这些变化呢？

于凤鸣：带来了方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带来了控制，这是很正常的。

主持人：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刘鹏：没什么好的办法，自己的保护是仅有限的。

主持人：有没有什么法律的保护呢？

于凤鸣：法律不但不能保护，有时候法律还要求你打开隐私，贷款买车、贷款买房你是

不是填很多的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实际上就是利用法律的手段让你。

主持人：法律不但没有保护你，还让你说出更多的隐私，于先生是这么看，你们觉得呢？

刘鹏：我觉得自己个人的隐私好像相对于其他公司的利益的，就像他说的去银行贷款，只要银行照顾到你的利益的话，他不管你的隐私是什么，除非你不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或者到深山老林里呆着去。

主持人：所以就是自己保护的方法有限？

张惠明：我说每个人的隐私可能是越来越多，但是空间越来越小了。

主持人：隐私是多了，但是能保护的空間越来越小了。

刘鹏：对，因为你的权力越来越小，所以空间就越来越小，所以你照顾不到你。

主持人：其他人呢？你们什么观点，你觉得也有？

张惠明：我说一句吧，有，但是不一定人人都能接受，比如说吧，原来早十年，司法机构不给你，即使知道国外有隐私权，从来不给你提，不给你讲，没有法律依据，但现在呢，随着社会进步，不管快也好，慢也好，多少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隐私是一种权力，这叫隐私权，个人隐私权，走司法程序的时候，比如说啊，我涉及到个人隐私了，我可以要求法院不开庭，就是不公开开庭审理这件案子，但是最后啊，你这边能不能得到允许还得看政府的，但是多少也有一项这个权力了，但实际上呢现在也好，将来若干年也好，我想个人的隐私权，能不能怎么样控制住自己的手里，除了政府，个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主持人：个人想保护个人隐私还是很难的是吧？政府如果不帮你做这件案子，你们知不知道政府有关于隐私的这样对部门如何使用信息，包括个人信息是否有共享啊，是不是有严格的限制，你们知不知道有这种？

于凤鸣：应该有，但具体没有。

主持人：你觉得应该有是吧？

于凤鸣：不是应该有，是本身就有，但是我不知道上没上呢。

主持人：其他人知道吗？不知道，你们呢，那我们就讲讲说，如果有的话，这些法律，就是法律部门关于有关信息呀，包括严格控制个人信息的共享啊，你们觉得这个法律能够保护你们的隐私吗？

野靖春：保护不了吧，我觉得有这个规定也保护不了。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认为？

野靖春：因为现在根据实践来的，社会的实践中你就没有办法保护，而且呀就是这个规

定呢，现在被保护，被保护指的是被谁呢？那就是被政府，简单地说，被个人或者集体吧，这样一种被动关系啊，它就出台一个，它就限制政府，或集体限制单位的这种行为，你要是限制他们这种行为以后，他们就会绕开这个法律，从其它的渠道来走，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招聘吧，到某个公司工作，提供20项个人信息，你觉得这里头有涉及到你个人隐私的，你不提供20条，提供18项，那我单位可以不要你，就算有那种保护的规定，那你不能说单位违反规定了。

主持人：所以上面有规定，下面做不做又是一回事。

张惠明：就是执法人员的素质，我40几岁才知道隐私权，你像我跟从五岁开始就知道隐私权的这个概念，他到40岁的守法、执法程度，和40岁我刚知道有隐私权的，绝对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刚法制国家才几年呀。

主持人：你觉得中国隐私这个概念，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概念的？

济金山：五六年吧。

张惠明：我最早是80年代。

刘丽文：我也是近几年。

主持人：廉小姐呢？

廉霞：这几年。

主持人：这几年才有这个概念。

于凤鸣：概念早就有，但是作为这个权来讲，反正作为权力来讲这几年才知道的，从小家长就告诉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上一代人传下来的，但是就没有想到这是你的权力有，受到侵害以后。

主持人：我们刚刚谈到政府有这个，政府有个关于隐私的法律，那现在有没有，知不知道限制公司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吗，也包括公司共享个人信息的限制，知道这个吗，刚才谈的是政府，公司呢，公司使用个人信息限制的法律、法规？

杨喜春：好像没听说。

主持人：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你们认为有用吗，能起到一个对你们隐私保护的作用吗？

徐春玲：起到一定的作用吧。

主持人：别的人呢？

佟军：应该有一点作用吧，但是作用不大。

主持人：为什么作用不大？如果法律控制公司不能随便那个，共享个人信息。



佟军：看谁来执行。

主持人：其实还是要看执行的人怎么样啊。

于凤鸣：任何法律都是有局限性的，简单地说，劳动法，这是大法吧。

主持人：所以怎么样制定是一回事。

于凤鸣：它是宏观来控制，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要是如果是受害者，百分之百受害。

主持人：其实有的时候为了增加安全呢，牺牲一些隐私，这个大家能接受吗？比如说你上飞机出示身份证啊，这就是为了控制安全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社会是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有时候为了安全，可以牺牲一些隐私？

于凤鸣：这个很正常啊，举个例子呀，我看病，你看之前肯定要问你以前的病情，如果你不说，那我没法给你看，为了维持您的生命。

主持人：那我刚才看到黑板上有一个安全，有一个隐私，大家能具体明确一点，能举一些例子，说什么样的安全就措施可能就会影响到隐私，哪方面的安全会影响到隐私？

佟军：还是外界来的。

主持人：那你能举个例子，明确一下吗？

李海静：机场安检。

主持人：机场安检是啊，还有什么呢？

刘丽文：地下通道摄头也是，电梯里也有摄像头，我觉得太多了。

主持人：就举几个，刚才说电梯里，地下通道，这个女孩子比较敏感一些啦。

许盈：像我们财务室也是，为了安全。

主持人：财务室也有。

于凤鸣：走在大街上要是做街访调查的话，比如说刘小姐，我们公司现在在搞一个社会调查，但是前题是必须要调查25-30岁的女性，还得是结婚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调查，如果愿意接受调查，就得看是否符合这些条件，这是一个公开的。

主持人：我们刚刚谈到了几个为了安全，牺牲一点隐私的，比如说地下通道的探头，飞机安检的这个，为了安全牺牲一些隐私，你们觉得这些措施是正当合理的吗？

张惠明：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

主持人：你觉得以后这样一个平衡，这种重点更倾向于隐私还是更倾向于安全？大家希望，你是希望以后的平衡倾向？

李海静：既安全又隐私。

于凤鸣：对，要是能这样的话最好。

主持人：是保持现在不变，还是倾向于安全一些，还是更倾向于隐私一些？是倾向于哪个方向？

佟军：安全吧。

刘鹏：安全。

主持人：你们呢，有没有同感呢？

许静：安全。

许盈：本身老是讲人权人权嘛，就是安全啦，人权就那什么点了。

主持人：你是倾向于隐私啊，其他人呢？

野靖春：你说的这个安全，主要是人身安全吧。

主持人：你觉得安全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野靖春：如果完全指的是人身安全的话，那就是安全，人的生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隐私呀，要是信息方面的安全，和我的隐私比较起来，我觉得隐私是重要的，如果是生命安全跟隐私比起来，就安全重要。

主持人：你觉得安全的话会有很多含义，有生命安全，也有信息安全，也许跟生命有关就更重要，要是跟其它的有关就是隐私重要，观点不一样啊，那我有两块话题呢，有一块话题想问这一边的人，你们歇会儿，谈完以后呢，再跟你们谈，你们几个在旁边听一听，也不用跟我交流，吃点东西，好了，那这块我就是会谈一下，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场合，每天都上班嘛，我不希望你们，你们知不知道公司对员工有各种活动什么的，你们觉得？公司有没有在工作场合中跟踪员工？

野靖春：我们公司没有。

刘鹏：其实我觉得公司装摄像头就是在跟踪。

主持人：工作环境中有吗？

刘万青：有。

野靖春：我们公司没有，举个例子，比如上班有人玩电脑啦，玩游戏，上黄色网站在我们那都没有。

主持人：是没有监测的还是没有人？

野靖春：没有监测的，也没有人去做。

主持人：你怎么那么肯定你们公司没有人做？

野靖春：我就这么肯定，跟公司的工作环境也有关系。

主持人：你们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

野靖春：我们在赛特吧，大厦有监控的，但是我们那个监控的只有大厦，本身保安用的，不是我们公司装的，所以好像我们公司不监控员工的这个私人的一些活动。

主持人：是因为赛特已经有了监控了，不需要我们再装？

野靖春：他那个监控指的是安全监控，他本身，就公司本身对员工不是那么。

主持人：你觉得你们公司会监控你们员工的上网时间吗？

野靖春：不会。

主持人：我们在座的只有七个人了，每个人都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会吗？监控员工的上网时间？

许静：不会。

主持人：会不会保留员工浏览过的网址？

许盈：不会。

刘鹏：我觉得单位肯定会知道，因为我们上网呢，一定要通过单位的一个网，再连接，是有网单的，所以你只要走这的话，肯定就知道。

主持人：刘先生觉得他们单位是有，别的人呢？

于凤鸣：像刘先生说的，哪个人都是人手一台电脑，都要求自己设密码，这个密码只有你和网管知道，因为电脑坏了，只有网管来处理，他要是不知道你的密码没法做，看你自己的了，你要是处理的干净点，不设密码也无所谓。

主持人：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公司会知道员工？

于凤鸣：一般不过问这些。

主持人：不过问啊，那公司对员工则发电子邮件会监控吗？

于凤鸣：不会。

主持人：会不会记录，会不会有别的方式可以监控到？

刘万青：不会。

主持人：你觉得他们应不应该监测员工的这些活动呢？

刘万青：我觉得不应该。

许盈：我也觉得不应该。

刘鹏：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是站在公司领导的立场是应该，如果站在我们的立场就是不应该的。

主持人：你觉得这样应该吗，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要不我们就访领导去了，我们现在就访大家，大家觉得公司应不应该做这些监测活动，不管是上网啊，还是邮件

啊这些等等，需要监控吗？

许盈：确实是从两方面说，要是从员工来说，要是从领导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是，因为终归。

于凤鸣：这个主要看公司的性质，如果属于保密性的单位，就是说跟公司利益相关非常大的，这个你就需要做一下处理，要是一般的就无所谓。

主持人：个人看法是不一样的，要是从公司角度是比较好，控制员工的工作时间等等，但是员工自己不希望这样的？

野靖春：应该这样监控，但是呢我们公司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觉得是对员工的信任，另外呢你只要是把工作都干的很好了，可能给员工一些空间，这是出于公司的巨大的利益考虑，如果你把每个员工都监控死了，他没有一点那种私人活动的空间啊，他可能对公司或者是工作呢，发挥吧可能不太一样。

主持人：你说的是管理这一块啊。

野靖春：我就拿我们公司举例子吧，我们公司不让干私活，平常也不让看闲的书，如果我坐在这看一本闲书，可能被看见了，我在这看闲书了，可能我在电脑上打我的东西，别人就发现不了，没有人会走到你面前看你打的是什么，也许我打的是公司的文件呢，所以呢这样我就可以悄悄地打一点东西，如果它要把这些东西全给我监控起来了，那我这个私人东西就不能在单位打，只能拿回家打，那我不可能每一分钟都用在工作上，也许我干完了以后，我自己就偷偷地干一点什么事，但是如果这一点也管的很死呀，也许我的积极性就不是太高。

主持人：你觉得这一点可以提高积极性？

野靖春：我现在不能完全地表达我的意思啊。

主持人：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在工作场合中什么是个人信息，什么又不是个人信息？你其实是在工作场合中，什么是个人信息，什么不是个人信息？你举个例子嘛，因为你可能被监视，被人记录，然后做什么事情可能被看到，那你觉得在工作场所中哪些是个人信息，哪些不是个人信息？

于凤鸣：这个很难界定，跟你从事的行业有关，像您是搞咨询公司，是调查公司，可能除了，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邀约我们这些朋友的，可能有一种方式是通过网络来邀约，当然了，你可能通过网络发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对话的时候，尽量沟通个人感情，联系的怎么样，我们公司有一个调查，有没有兴趣，这个跟是不是跟工作有关，像这个同时在交流的是为公还是为私，看后边来讲的话肯定是为公，前边说的都是为私。

主持人：你们觉得呢，于先生说有些是界定不清，你们觉得工作中哪些是个人信息，哪些不是呢？

许静：有些时候，像我们有些员工上班的时候传一些个人信件，朋友之间的，但和工作一点没关的，纯个人信息。

主持人：你们觉得呢，在个人场所中，什么是个人信息，什么不是个人信息？

刘万青：我认为就说那个接收个人邮件还有公司文件，这两种是比较明确了。

主持人：那您知道，刚才我们说了在工作当中有些鉴定不细是吧，那有的公司可能网管知道你有一些上什么网啊，你说这些方法，雇主其实用这些方法追踪部分员工的活动是吧，这种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知道公司做这样的事情。

野靖春：我们公司没有，要是有的话我就感觉很不好，我觉得这个没必要了，你坐在那，就像咱们今天这个监控似的，坐的姿势别人都可以看的到的，你在单位上更是这样了，因为咱们这个是无关系要的，那么你要在单位上，领导随时看到你的动作了，录像都给你传递到那去了。

主持人：别人有什么感受哇，你的邮件呀，上网记录啊被监控你是什么感受啊？

许静：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工作上主要是以工作为主，没有私人的事，你要太那什么就别在单位干了，回家得了。

刘鹏：你进到一个单位，是以人为主的，你要是连人都照顾不到的话，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主持人：你是什么意思？

刘鹏：他刚才不是说。

主持人：你说你的意见吧。

刘鹏：反正我跟她的意见正好相反，我就觉得有人跟踪的话，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录像就像做监狱一样，你所有的东西，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看到，但凡做一点出格的事情都不行，我觉得你去做的话，工作的话，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空间。

主持人：你们怎么看的，什么感受？

刘万青：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许盈：我觉得现在公司管理也是两个，一个就是以人性为主，一个就是不是很讲究人之间的。

主持人：你能接受这种吗？就从你自己的角度吧？

许盈：我的角度，如果我自己被监控我不乐意，如果让我监控别人我乐意。

主持人：你觉得像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老板、雇主什么的，你应不应该告诉员工，或打算要进入你们公司的员工呢，我们有对工作监测的有哪些方法，你觉得雇主应该告诉你们吗？

许盈：应该。

许静：应该。

徐春玲：他能接受就得，不能接受就拉倒。

主持人：那对现有的，已经在的员工需要告诉吗？

徐春玲：需要。

于凤鸣：一定要告诉，。

主持人：那雇主应该对每个员工都监测吗，还是有目的的去监测，这个怎么看？

徐春玲：不应该根据个人，应该根据岗位。

主持人：针对一个群体来说。

徐春玲：有些岗位需要监控。

主持人：您也这么看，还是平等都去监控的？

于凤鸣：首先来讲有没有那个精力，像我们上千人的怎么去监控。

主持人：这样子，那你们这边休息一会儿，我们这边吧，你们这边可能大家坐飞机都会，更多的机会坐飞机呀，你们觉得经常旅行的人，和不经常旅行的人相比的话，会不会面对更多的隐私问题呢？

张惠明：会。

主持人：为什么呢，和不经常旅行的人有什么差别吗？

张惠明：坐一次飞机吧，身份证，你要去机场，不管是出发地，还是到达地，都有监视器。

主持人：你是说每次去机场都要身份证，而且出发地和到达地都会有监视器，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吗，还是跟张先生的一样？

佟军：我觉得必须得受一监控，要是出门在外，每天啊，我愿意在监控，要不然我出点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在哪出的，我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你是希望监控？

佟军：对，我是说电话，保持联系，我是在广州或者是在哪他都不知道，如果不监控我就说你不关心我。

主持人：电话联系不到很快就能反应是吧？那然后，就说你觉得国际，经常在国际之间旅行的，和在国内旅行的人与人之间，他们面对的隐私问题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想象一下，如果经常去国外，和经常在国内飞行，这样旅行的人，这样两种人的隐私？

李海静：这是有局限性的，像你去外地，起码就是说从语言上面来说，没有什么障碍，别人和你聊天，比较清楚，去国外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在隐私方面有什么差别吗？

李海静：我觉得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自己的隐私还是国内比较大，国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机场那一块，还有酒店那一块，剩下的自己的隐私没有牵扯太大的问题。

主持人：两个差距不大是吗？

李海静：对。

主持人：你们觉得有差别吗？你觉得国内比较大。

杨喜春：比如到国外，有一些什么政治，你都得考虑到，国内就无所谓了。

主持人：政治影响？

杨喜春：社会呀，国外一些情况，我举个例子，就是去河内呢，就是翻译，说一些什么话他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说话他可能听不懂，你说要是中国有一些什么事情我就不能回答了，只能一些场内的。

主持人：你是说去国外，隐私的意识强一些？

杨喜春：对，在国内就无所谓了。

主持人：那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跟踪国人的出入境的活动，大家觉得呢？

佟军：我觉得应该跟踪，应该对它的国民负责呀。

主持人：是负责什么呀？

佟军：安全呀。

主持人：其他人你们的观点呢？

李海静：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母都是国家安全部的，他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不允许，所以我就特别牵扯到个人的利益和隐私问题，觉得这个挺耽误人的。

主持人：我们现在谈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跟踪国人的出入境活动，比如你出国，中国政府应该跟踪你的活动吗？

张惠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关注程度越大越好。

主持人：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张惠明：首先他是你的公民，美国关注美国的公民，在境外的情况，程度要比我们大的多。

主持人：你说的国民利益是安全的问题是吧？

张惠明：安全呀，行踪呀，你都应该，不管是在外留学，因私因公都应该。

主持人：关注的目的是什么呢？

张惠明：关注的目的首先是，我认为啊，关注的程度越高，对国民越重视，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国外来说，外国看你中国政府，当然，你的公民在海外受侵害的程度也会越低。

主持人：信息呢应不应该跟其他国家，其他政府或者是其他的国际机构去共享呢，大家觉得这个？

张惠明：我觉得不应该，这个没必要。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佟军：比如说呀，我要去法国呀，英国你干嘛要知道吗。

主持人：是相关的啦，不可能是不相关的，比如你要去英国，跟英国，你的护照得告诉英国，就是相关的国家或国际机构，觉得它会互相共享一些信息吗，这个大家怎么看？

佟军：某些成份上共享，比如说我的旅程安排还可以，要是别的我觉得。

主持人：你们呢？

刘丽文：我觉得只要不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就可以。

主持人：可是你的旅行安排就是隐私呀？

刘丽文：那是为了我的安全，为了我的方便嘛。

主持人：就是为了一定的安全或者方便，可以去共享，其它的就。

刘丽文：其它的没有必要就不要共享。

主持人：那9.11之后，美国就需要预先知道飞往美国旅客的一些信息，所以中国政府就得，有这样一个规定嘛，就得遵守这个规定嘛，确实需要把这些信息给传递美国去，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要求，听说过吗？

张惠明：没有。

主持人：那你们对这个怎么看？

李海静：他不让你进怎么办呀。

主持人：能接受是吧？

李海静：对。



主持人：你们怎么看呢？

廉霞：我也能接受。

主持人：那你怎么看呢？

廉霞：他要是有这个，也是为了安全第一嘛。

主持人：你们都是这样想？

张惠明：我觉得入境的时候，落地检查签证的时候可以，你比如说有些信息，你得看是什么信息，比如签证处要你的指纹，我觉得这个没必要，要签证，你给不给我签证我还不知道呢，我完全可以说到了你美国土地上，要我指纹这可以，你事先有必要，这个就有点多此一举了，我要是去不了呢，你要我指纹有什么用呢？

李海静：就是说入境以后再办这些事还可以。

张惠明：入境以前，我申请签证的时候，我需要的，我认为你需要的资料我已经给足了，对不对，就没必要。

主持人：你的意思是说你去美国，中国就先得把你的一些信息发到美国去，这个美国有这样的要求嘛，所以中国就必须把你的信息发到美国去，就说一个什么样的旅客要过来了，这样的要求你们。

张惠明：没有这个要求吧。

主持人：要是有这个要求你怎么看？你不是说不知道嘛，要是有的话你怎么看？

张惠明：我就不去了。

主持人：你为什么这样子就不去了呢？

张惠明：因为作为每个人吧，我不管别人啊，人都是有尊严的，为什么呢，这有损我的人格，有损我的尊严，你比如说，我要去的话，你首先得给我护照哇，给我护照，这会儿已经是审核了呀。

主持人：如果它真的是有这样的规定，中国不得不遵照这样的规定啊，然后这个事其实中国也没有选择，你们怎么看呢，张先生是觉得有点损自尊，你们怎么看？

李海静：我觉得旅游可去可不去，看情况了。

许盈：我妹妹在美国，我必须得去看的。

许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吧。

主持人：给就给了，其他人呢？

李海静：我觉得要是旅游的话我可以选择其它国家，其它线路，要是因公的话，工作的话，没办法的事。

主持人：你们几个怎么看？

刘丽文：我跟她正好相反，如果要是工作的话，我倒是考虑考虑，他这么限制我隐私，这么严禁，如果旅游倒是无所谓，因为我本身作为旅游的嘛，是短期之内的，不是长期的。

主持人：大家都是有一定的考虑了，这样子，你们几个先生有什么新的补充吗？

杨喜春：没有，我觉得无所谓，关键看自己，要是真想去，什么公差还是旅游哇，我要是不想去什么都不告诉你。

主持人：那肯定是这样。

杨喜春：就要看自己的想法了。

主持人：好，我现在有一份简单的问卷请大家填一下，帮我传一下吧，一张一张，很简单的，把自己的性别写一下，就两道题，很简单，有些隐私专家呢是把隐私分为四种的，第一有身体上的隐私，有工作上的隐私，还有信息方面的隐私，还有隐秘的隐私，身体上的隐私指的是说在你不知情或者是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查看或者被监控，这是身体上的隐私，第二个是工作方面的隐私，比如说在你不知情或者是没有得到您允许的情况下监听您的谈话内容，或者是看您的电子邮件。信息方面的隐私是控制对您有关的信息，隐秘的隐私是说在家中不被打扰哇，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远离其他人等等，这四个隐私我们第一道题是说能确保四个隐私，哪个隐私的重要程度更高，你能排个序，一呢代表重要程度最高的，对你来讲，四代表最不重要，第一道题我们先写好吗？就哪方面隐私的保护程度对您来说是最高的，第二道题，同样是针对这四种隐私，如果从个人的隐私容易受到威胁的程度上来讲的话，这四种哪一个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最不容易受到威胁的就是四，就是容易程度，哪一个是最容易受到侵犯的，填完的就把这个交给我就行了，最后我们这个座谈会快要结束之前呢，有没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开到现在，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说。

于凤鸣：这个是不是代表政府开的？

主持人：刚开始我们就说了，这是加拿大大学的一个研究，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项目，这次是中国做的一个项目，在中国开的座谈会。

于凤鸣：他们说的那个美国需要按指纹的那个。

主持人：那是一个相关的话题。

于凤鸣：如果让我发言，我肯定就不去，不管是因公因公，我不去，中国人的那点骨气哪去了，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呢，包括巴西，我就不去。

主持人：还有别的问题吗，我们谈了这么久啊，刚刚于先生听你们的话题很有趣，就是没有机会说话，还有别的话题吗？

佟军：隐私越来越多了，安全越来越小了。

主持人：您呢，还有什么？

野靖春：我倒是觉得，我怎么想今天的话题，也没想到隐私这方面作为一个话题，我想你们兴师动众的，又这么多花费，来讨论隐私方面的，或者是安全，或者是价值方面的，就是依我现在在中国领土上的这处思维方式，我确实还不太明白为什么。

主持人：其实呀我经常开座谈会，有的时候会开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汽车呀，手机呀等等，有时候就会谈这些，比如说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化妆品的一些要求，对美的认识或对广告片的看法，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常规的，你们对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其实没有别的什么特别，这是一个研究的内容之一。

野靖春：你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呢我都能接受，离生活很近，恰恰这个呢离生活很远，因为现在在中国呢，隐私的问题呢还根本就，可以说得不到保护，连人权的基本保护都很差，怎么还能保护到隐私呢，所以你现在把隐私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嘛，要不我说你们还花费这么多时间，人力、物力，觉得很好，应该是这么说，应该算是让我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应该是很好，但是我是觉得在价值上，就是这个价值和你们付出的价值有没有关系。

主持人：这个就是我们做研究的范围是很广的，一些抽象的一些话题，然后我相信啊，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的隐私这方面可能做的不太好，我相信以后肯定，通过大家的谈话，这种意识已经慢慢地有了，在这几年之内大家已经有了，我相信在以后慢慢会越来越好的，这种话题大家是觉得谈的比较少，但是从我，我是做研究的，市场研究的嘛，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涉及的东西不仅是正常的食物，东西，也研究概念，广告片，对广告怎么看，其实也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我非常感谢大家提了一些宝贵的想法，然后我通知大家这个座谈会就结束了。